

3

影子，及其靜脈

楊熾昌與葉石濤——府城的超現實與感官地景

臺南市中西區•1.5 公里•約 1 小時•4 站

目錄

本路線搭配葉石濤〈二姑·我和藝妏〉、楊熾昌〈薔薇的皮膚〉兩篇作品中，放大的感官訊號，將現實場景染上超現實主義氛圍的心理意象，走讀路線就如同城市的靜脈，少女的身影像是白色的血液，在靜脈中緩緩流動。

1 國立臺灣文學館

臺南市中西區湯德章大道1號

2 臺南報恩堂

臺南市中西區永華里忠義路二段38巷4號

3 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(台南郵便局遺址)

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與民生路交叉口

4 開基天后宮與大銃街

臺南市北區自強街12號

+ 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史料館

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2之1號

+ 陳一鶴故居

臺南市中西區赤崁東路56號

交通方式

本路線設計為長約3公里的步行範圍，無需交通工具。從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發，依①→②→③→④→⑤順序推進，最後在大銃街碑結束。延伸景點陳一鶴故居、蝸牛巷，可視是否需要回程調整。

地圖請見網站版，或在 Google 地圖開啟整條路線。www.google.com/maps/dir/?api=1&origin=22.991800%2C120.204370&destination=22.999570%2C120.202700&travelmode=walking&waypoints=22.992500%2C120.203740%7C22.993340%2C120.203110

國立臺灣文學館

臺南市中西區湯德章大道1號

建築本身為1916年(大正5年)落成的台南州廳，由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，與現已消逝的台南郵便局出自同一位建築師之手——走讀路線在此形成一個隱密的環形：消失的建築與保存的建築都是森山松之助的作品，一個被拆除，一個被保留，各自承載著不同的歷史命運。館內同時藏有楊熾昌家屬捐贈的《風車》第三期孤本，以及大量葉石濤文物。兩隻蝴蝶最後都停在這裡。

臺南報恩堂

臺南市中西區永華里忠義路二段38巷4號

1861年(清咸豐十一年)，齋教先天道門人黃昌成來到臺灣府右營埔(今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院址)傳教，並建立了一座小祠，逐漸集資改建為瓦房。1896年(明治二十九年)，由於日本政府要築建臺南醫院，徵收此座寺廟，報恩堂搬遷到末廣町一丁目貳番地現址，遷建時，使用部分為舊料移用的建材、石與木雕。民國七十四年11月27日公告為三級古蹟，現為直轄市定古蹟，齋堂為三合院式，正堂拜亭的左廂是主持的起居室，後殿則是齋友的起居室。

舊時婦女有婚姻不順，可能會到齋堂帶髮修行。

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(台南郵便局遺址)

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與民生路交叉口

1909年(明治42年)落成的台南郵便局，原為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的典雅歐式建築，黃白相間面磚、高聳衛塔，是楊熾昌青春記憶最重要的座標——他在此地附近工作，初戀今井民子在郵局任接線生，而今井民子後來以死為這段愛情畫下句點。

1972年(民國61年)已拆除改建為現在的電信大樓，但楊熾昌此後詩作反覆出現的蝴蝶與靜脈意象，都與其初戀的美和死亡有關，可在此停留片刻，感受「建築仍在、記憶已去」的時間錯位。

開基天后宮與大銃街

臺南市北區自強街12號

開基天后宮廟內有台灣最古老的石雕龍柱，以及全台最古老的「崇禎媽」，是府城時間密度最高的場所之一。廟前這條街舊稱「大銃街」，因附近有清代砲臺而得名。

楊熾昌幼年在此成長，詩作〈青白色鐘樓〉裡寫下1933年某個清晨向南方街道走去的日常畫面，有充滿超現實的光線感。大銃街是一個廣泛的地理空間，因為承載府城發展過程中的街廓記憶與地方社會變遷，在本路線中，兩位創作者都因為曾經在此地生活，將不同移民聚落的生活樣貌，構築成不同的角色，創作都市紋理的多重層次。

作 作品節錄與分析

〈二姑・我和藝姐〉

作品節錄

「又是陰雨連綿的一個傍晚，好容易把課教完，……意外地發現那愛說話亭亭玉立的楊氏吟妹打著傘，還沒離去。她好像在等人，可是除我以外，並沒有別人在場。那時候雨勢轉強，我又沒帶傘，正好躑躅不前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先生，我送你回去好嗎？」吟妹囁囁的說。

「可是，不是順路呢！」我說，「而且……」

在那封建時代……青年男女是不敢單獨在一起的；更何況是在同一個傘下走路的呢。

「沒關係，如果先生不嫌我骯髒的話……」吟妹有些激動的說。她的意思很明白，她以為我嫌她是藝姐，怕被別人看不起。這句話倒刺激了我，何況我是一向無法無天的人。

「好吧！」我勇敢地走進她傘下裡去。聞到一股茉莉花幽香，那跟我阿母、二姑和翠蓮姑娘身上的氣味完全不同。我阿母身上有清潔的肥皂味，我二姑和翠蓮姑娘身上是那線香的檀木味，吟妹身上的是迷惑感官的青春氣味呢。

「你是哪裡人？」我問道。這時候，我們的肩膀互碰了一下，猶如觸電似的我的血液沸騰起來。

「你聽不出來嗎？我是北部的客家人，十三歲被賣到府城來的。」

「哦！你是客家人。」我這才記起她的日本話學得快又講得字正腔圓的道理了，同時她的台灣話也不太流暢。

「你會不會想念家人？」我問道。她不說話，卻忽然伸出一隻空著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，一言不發……吟妹秀麗的臉孔淚水滂沱的流著，和雨水混在一起，正是淚流滿面了。我很後悔，我這殘酷的無意的一問，正好戳進了她心痛處，使得她那麼哀傷。

文本分析

在一間教室裡教學的師生，也可以是一把傘下容納的兩個人，卻有最遙遠的距離。

故事中的「我」看似是那個鼓起勇氣、無法無天的一方，實則只是一位不諳世事的少年，正是因為他見過的世面尚少，他尚且並不是真正能夠明白對方的身世與苦楚。包含少年的二姑和陪伴二姑的翠蓮姑娘，她們真正的感情世界，是怎麼樣的呢？我們站在齋堂門外，可以看見建築的結構、感受歷史的氛圍，但是我們並不清楚，齋堂信仰的由來和生活方式，以及，每一位女性修行者選擇這樣生活的背後種種原因。除了齋堂信仰，還有藝妲的角色和背景，都有時代的不得已與特性。

然而，正是這樣保持距離的氛圍和背景設定，讓這位一知半解的懵懂少年，帶著我們感受到女性神秘的距離。於是，少年總有一種對女性引頸期盼的姿態，他把這種不明白變成一種共鳴的姿態，把引領他向前探索的好奇變成一種同情的努力。葉石濤筆下的女性角色，也在這種理解和包容、實質上卻是由自己撐起真正的難處的堅強中，達到昇華。

〈薔薇的皮膚〉

作品節錄

「送葬隊伍很快就通過了，白木棺的側面眩目的光線紮實地擦過臉頰。

一位少女，與我有愛的約定，來不及實現便已死去。那樣的過程極為短暫。

抱著發燒三十七度半的蒼子的時間，與今天目送其送葬隊伍的時間之間，有著多少距離呢？

——忤逆父親的壞女孩死了……

我在關著處女的靈柩車之中，感受到枯萎的花的香氣，一面聽著遙遠的薔薇色的皮膚與直立的精神的音樂，一面離開小鎮。

白色的熱氣，掠過鳳凰木的花瓣蒸騰起來，我在古城上信步而行。從停止的思維之中，聽見鳥的笑聲，嗅到了黃昏的花的香氣。舊式的戀愛是隨著時間而固體化的骸骨。我吹著口哨。然而在那時候居然又聽見了悲傷的送葬進行曲了！

——歌曲是感傷的呢……

我給夏天點燃了火。

——所謂人生是像春天一樣的呢！

蒼子的話語在這廢址的風中讓眼淚與喜悅交錯。

——所謂人生是在冬眠中只感覺到疲勞。

我說過的這句話，使無情的我具備孤獨的條件。我看著遠方的風景。在有薄霧的天空裡煙霧隨風飄動。三隻白鷺鷥如殘影般浮沉於波浪之上。

我感覺輕微的暈眩站了起來。

文本分析

楊熾昌在這個故事裡，讓我們看見他如何運用物質的聯覺，從一位少女皮膚的薔薇色，逐漸帶我們以文字移行到各個記憶空間。

在1924年的「超現實主義宣言」中，布勒東提到「不要對於構思感到卻步」這件事的重要性。他強調構思和實驗的過程（夢境），我們毫無保留的去接納一連串奇

異的插曲，於是，全新的連結、描述的形態才得以誕生。

即使眼前的現實不是如此，即使明明有著各種體驗條件的限制，例如，有些地景已經消逝了，而又有些眼前的風景，並不一定具備主流意義上的美感。又例如，伴隨著現代性的地質隆起又殞落的，是歷史的廢墟。褪色的現代化，還可以是美的嗎？

所有文學地景，都是曾經曝光過的感官廢址，那麼，為死亡送葬的隊伍，指的不就正是並列而行、眼前的那一道道光線嗎？於是，走讀時，我們信步而行的過程，又彷彿被籠罩在宛如半夢半醒的一種催眠狀態。

葉石濤 1925-2008

葉石濤(1925–2008)，臺南府城人。日治末期以日文小說登上文壇，戰後曾因白色恐怖入獄。1987年出版《臺灣文學史綱》，建立以臺灣為主體的文學史觀；小說代表作有《葫蘆巷春夢》、《紅鞋子》等。本路線節錄其〈二姑·我和藝妲〉，走進府城的齋堂與街巷。

楊熾昌 1908-1994

楊熾昌(1908–1994)，筆名水蔭萍，臺南府城人。1933年與李張瑞、林永修等人創立「風車詩社」，發行《風車》詩誌，將超現實主義引入臺灣詩壇。作品收於詩文集《燃燒的臉頰》等。本路線沿著他幼年成長的大銃街，與青春記憶裡的台南郵便局展開。

出發館舍

國立臺灣文學館

臺南市中西區湯德章大道1號

開館日：週二至週日 09:00–18:00。休館日：週一（逢國定假日照常開館，連續假日結束後一日休館）、農曆除夕及大年初一、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日、選舉日及本館另行公告之必要休館日。

文學 Let's GO•國立臺灣文學館•通地 Commonplace
nmtl.commonplace.tw/routes/tainan-surreal/